

· 医籍研讨 ·

编辑较《小品方》品“简”与“便”

河北中医学院 王继 杨继军

《小品方》初考为东晋医家陈延之所作，约于北宋年间亡佚，现行辑本，为1982年天津中医学院高文柱重新辑校而成。

由于亡佚年代已久，鲜为人知。但从医学史及其它医书的记载中尚可窥见其在隋唐时期显赫的影响。

宋·高保衡、林亿校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后序曾云“读唐令，为医者，皆习张仲景《伤寒论》、陈延之《小品方》，”又说

“陶隐居《百一方》、王焘《外台秘要》多显方之所由来。乃得反复二书，究寻于《千金方》中，则仲景之法，十居其二、三，

《小品》十居其五、六。”正如辑校《小品方》者高氏所云“唐代去古未远，汉晋以下医书存世者尚多，然定医事律令独把《伤寒论》、《小品方》两书并列为医家必读之籍，足证《小品方》学术价值之所在。”后世约有多种医书引证此书内容。日人及朝鲜

四、中虚痹痛、治先实脾

痹证之生，多由感受风寒湿之邪闭阻经络所致，其治疗之常法多为祛风散寒、温经通络，或芳香走窜，辛散祛邪，此也多属治标之法。因其临床所见，症状千变万化，错综复杂，有虚、有实、也可见虚实夹杂，因此其治疗也就不能固守常法。然审证求因，则也万变不离其宗，实者泻之，虚者补之，此乃大法。在痹证的发病过程中，张氏认识到了脾胃虚弱、气血不足，则易感受风湿寒邪侵袭，而发肢体疼痛。此乃脾胃为后天之本，生化之源，如果脾胃虚弱、饮食减少、气血生化不足、经脉失于濡养，一旦起居不慎，将摄失调，风湿寒邪则乘虚而踞。且“脾为之卫”，脾与体表抗御外邪能力有关，因此脾胃虚弱，则易感受外邪侵袭；再者痹之成因与湿邪较为密切，如此如果脾胃虚弱，则易导致脾的运化水湿功能减退，使水液在体内停滞，而“内湿”已成，又复受外湿相合，则痹证易成。对此张氏创立一方，

名“振中汤”，主治“腿疼、腰疼、饮食减少者”。方中以白术为君、伍以陈皮、厚朴，取其性温而燥、气香不窜、善健脾胃、疏其气机，脾胃健则气化自能旁达、津液自能输布，且白术又主风寒湿痹。并佐以当归、乳香、没药通其血脉、标本兼顾、用之无不得心应手。其效用如张氏在方后所按：“此方重用白术以健补脾胃，脾胃健则气化自能旁达。……，又辅以通活气血之药，不惟风寒湿痹开，而气血之痹而作疼者，亦自开也”。此廖之数语，却言简意赅，道尽张氏组方之神机。

以上所述，虽云是读斯书之心得，却只是掇得一鳞半爪。但窥张氏治疗肢体痹痛之要领，其立法用药之意，始终贯彻以“通”为要。无论是祛除风寒湿邪，还是补益脾胃气血，都立意在使气血流通，方中大都佐以通活血脉之品，每每配伍巧妙，紧扣病机，药少而精，力专而宏，值得我们借鉴。

（所用引文均出自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、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上册）

人所著之《医心方》、《医方类聚》亦分别引证。东汉医家张仲景医学造诣高深，古今有医圣之称，而陈氏《小品方》竟与《伤寒论》并驾齐名，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

读高氏《附录》，知“小品”之义，初始于佛经，原与“大品”对称，由篇幅短、内容简略而名。虽全书因久佚不全，但从辑文中仍可窥其概貌。其中内科杂病，妇产小儿，金疮救急、五官服石、门门俱全。夹治之中论述理法、方药之外，兼施针术，且论述精辟，用药节度，令人赞叹不绝。然细阅原文，称绝之处当属“简”、“便”二字贯穿首尾，确显其方约药简，少而精当之色。

1、药简方约

全书载方350余首，多为一病多方，每方药物四味以降，其中一味治验者半数有余。

如疗小儿褥内赤眼：一方，生地黄薄切，冷水浸，以贴之，二方、取羊子肝薄切，以井花水浸，以贴之，三方，取黄柏，以乳浸，点之。一病三方，均为一味，方简易行，患儿又无苦处。古人曾云“宁治十男子，不治一妇人；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。”但陈氏对妇人，小儿之病显见卓识。他在《小儿门》之首，先明确小儿年龄范围：6岁以上为小，18岁以上为少；次详新生儿备服方，指出由朱蜜、甘草汁等与小儿吮吸，使其口、腹内恶血祛尽，并宜给牛黄以除热定惊辟恶气。这些作法都很符合新生儿生理卫生，就连今日大多也未必能如此周详地处理。他在论“妇人诸病由”中云“古时妇人，病易治者，嫁晚，肾气立，少病，不甚有伤故也。今时嫁早，肾根未立而产，伤肾故也。是以，今世少妇有病，必难治也，早嫁，早经产，虽无病亦夭也。”不仅立论于中医肾为生育之根的思想，而且在公元四世纪就提出晚婚育的科学思想，这些治法立论周详深邃皆以简、便统之。

2、倡用食疗

其用药便宜，还体现在常以食品代药。日常所用，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之列，与人息息相关，寻找易得，既无药物毒副作用，又省煎熬药物之烦、苦涩难咽之苦。如食盐、醋、白糖、猪膏、鸡子、大豆、赤小豆、小麦、大枣、栗、冬瓜、羊肝、羊乳等皆为其所常用之品。如用“白糖烧末，粉之，”疗火烧成疮；“食鱼中毒，冬瓜汁最验；”“宿食不消，取其余类烧作末，酒服”吐去宿食立瘥；并举一食桃不消，即以煨桃烧之，登吐之而愈为例。其运用食疗之法，一物多治几病，亦有一病几物而治。如赤小豆“生藿者一把，治小便多，昼夜数十起，”亦“治小儿痢”；赤小豆与当归合用，治大便近血；赤小豆，阿胶疗难产，小豆生芽、干之，疗妊娠胎漏；赤小豆屑酒和，敷舌疗小儿重舌；赤小豆与鸡子白调敷治痈疮等。而妊娠腹痛一症，可用盐烧令赤熟，三指撮酒服之，又可烧枣14枚治末，以小便服之，皆立瘥。

3、善灸少穴

用药如此简、便，灸刺亦然。陈氏认为“针术须师乃行，其灸则凡人便施。为师解经者，针灸随手而行。非师解文者，但依图详文则可灸。野间无图，不解文者，但随病所在便灸之，皆良法。”可知其针灸亦以简、便为法。针比药简，灸比针易，故《小品方》中重灸少针。其灸方约十几首，如治咳嗽，消渴、水肿、遗尿、泄利、胸痹心痛、腰疼，霍乱吐泄、痈疽等，皆有灸方。每病灸方数首，每方多则3穴，以一穴一方者居多。每穴壮数灵活多变，有随年壮，7壮、14壮、30壮、50壮、百壮不等。如泄利食不消，灸脾俞随年壮，泄注，便脓血，五色重下，灸小肠俞百壮，泄利不禁，小腹绞痛，灸丹田穴百壮。除一般灸法，尚用隔物

(下转37页)

• 实验研究 •

决明子降压效果的实验研究

生理教研室 刘菊秀 狄俊英 苗戎 郝志强

决明子系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决明或钝叶决明的成熟种子，其功能具有清泄肝火，兼益肾阴，目为肝窍，瞳子属肾，故为明目之佳品，临床上广泛用于眼科，主治急性外眼炎症〔1〕。近来虽然可以见到决明子有降压作用的报导〔2〕，但是，对于自发性遗传性高血压大鼠降压作用的实验研究尚未见报导。

本实验将决明子与利血平的降压作用进行对比，进一步探讨决明子的降压效果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。

材料和方法

一、药品的制备

1 决明子注射液

取决明子50g，采用水提取乙醇沉淀法处理〔3〕，然后过滤。将大约60ml左右的滤液用PH为8.04的磷酸盐缓冲液滴加到PH为7.35~7.45（用PHs—73A酸度计控制），配制成每毫升相当于生药0.5g的决明子注射液，高压灭菌后置于4℃冰箱内备用。

2. 稀释利血平注射液

将1ml含1mg的利血平注射液用注射用水稀释，配成0.3mg/ml的利血平注射剂型。

二、实验方法

实验动物系1986年购进的健康SD大鼠，选择其收缩压160mmHg左右的大鼠进行同系近亲繁殖，几年来，经过多代培育，此种大鼠成熟后，特别是近衰老期，多数出现高血压（关于高血压造模详细资料另文报导）。

选择上述自发性遗传性高血压大鼠8只，收缩压均在200mmHg左右，舒张压均在150mmHg左右，雌雄不拘，12月龄左右，体重约为250~400g。采用自身对照观察方法〔4〕。用6%戊巴比妥钠5mg/100g体重腹腔麻醉，将麻醉后的大鼠固定于鼠台上，插入气管插管及颈总动脉插管〔5〕，用LMS—2B型二导记录仪记录血压变化。自股静脉插入静脉插管，以备给药用。

手术完毕，待血压呼吸平稳后，自股静脉注入稀释的利血平注射液0.03mg/100g体

（上接34页）

灸。如霍乱吐利，以盐纳脐中，灸二七壮。对阳热初起之症，也倡用灸法。如痈疽初起，灸其痈疽发背及乳痈，皆上百壮。此论对今日阳热可否用灸之事也是力证。

以上所述，可见《小品方》“简”，“便”意之一斑，陈氏选药精，又多食疗之品，选穴少，倡易学之灸法，使医者易记易

用，病者易寻易治，苦痛少，见效快。这与有些医者，非大方不足以显自己为饱学之士，非名贵之药不足显自己技术之高，持己所长，使病者为难，形成鲜明对比。陈氏《小品方》遵从“简”、“便”以之为行医法度，从中体现了陈氏为民行医，治病救人之品质。这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他给予的难道只是医术上的启迪吗？